

述/平/文/学/作/品/选/集



LT0000094097-



述 平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有话好好说



# 有话好好说

述 平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话好好说/述平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7 ISBN  
7 - 106 - 01253 - X

I . 有… II . 述… III . ①电影文学剧本 - 中国 ②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7215 号

**有话好好说**

**责任编辑:刘仰宁**

**作 者:述 平**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20000

1997 年 9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9.80 元

ISBN 7 - 106 - 01253 - X / I 217.2

---

## 说 明

本书收入了青年作家述平的电影文学剧本《有话好好说》以及他的五部中篇小说。

《有话好好说》系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最新作品，改编自述平的中篇小说《晚报新闻》。这部作品由述平本人担任编剧。这是一部生动有力的现代影片，是一部风格独特的城市喜剧片。

张艺谋在读了述平的小说以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准备把收在本书里的五部中篇小说改编成三部影片。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终因工程过于庞大不得不放弃，最后只拍摄了这部《有话好好说》。其间反复论证、修改，历时一年有余，改编了十余稿，述平终于完成了这部电影剧作。

对于张艺谋来说，这是一部最为独特的电影作品，一改以往的风格，相信读者在剧本的阅读中会有强烈的感受。

收录在本书中的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文学剧本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独特而有趣，这是本书最突出的特色。

编者

## 张艺谋

最初我们想把述平兄的五部中篇小说改编成三部独立的故事片并一次性拍摄完成，但不幸发现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然后又企图将其中的两部小说改编成两部电影凑成姊妹篇，结果还是无法完成；最后只好将他的《晚报新闻》改编成了《有话好好说》这样一部电影。以上的改编过程历时一年半，十易其稿，计八十余万字，全由述平兄一人独立完成。在此过程中他被迫放弃了自己所有的写作计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作家终于不幸地被折磨成了一个编剧。”

述平兄是我自拍电影以来工作量最大、意志力最强、状态最稳定的作家。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想我们摄制组的全体创作人员从述平兄身上，对这句老话有了更深的感受。

文学是电影创作的母体。

我非常诚挚地感谢述平兄付出的巨大努力，借此机会也谢谢跟我们合作过的所有优秀的作家。

1996年6月8日

## 李保田

我喜欢述平的小说。

《凸凹》深刻描写了当代两性关系中最隐秘的冲突；《某》生动揭示了两性关系中自古有之的欺骗。

两性差异、两性冲突是一道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也是这两个中篇的魅力。

1996年6月1日

(遵嘱为述平兄新小说集写几句一个读者的感受)

## 姜 文

听说述平是通过张艺谋，了解述平是通过他自己的书，一个人写本好书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写好书，还干好别的，述平同志就是这么个人。摄制组里人称“王有才”的便是他，原小说他提供了，剧本他改编了，人手不够时，群众演员他充当了。人手再不够的时刻，他手牵着他的“许广平”主动或被动地冲上前来。述平是个会写书的人，我可不会，但我可以看点儿，因为我以为看总比写省些力气。那就让他继续写吧，我们来看。多好。

1996年6月8日于北京玉蜓桥下

## 目 录

<b>说 明</b>	.....	(1)
<b>张艺谋</b>	.....	(2)
<b>李保田</b>	.....	(3)
<b>姜 文</b>	.....	(4)
<b>有话好好说</b>	.....	(1)
<b>凸 凹</b>	.....	(74)
<b>此人与彼人</b>	.....	(150)
<b>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b>	.....	(214)
<b>某</b>	.....	(261)
<b>晚报新闻</b>	.....	(346)

# 有话好好说

(电影小说)

## 1

这是某一天的下午，大街上有不断来往的行人和车辆。下班的人很多，正是城市交通的繁忙时刻，有各种嘈杂的声音。

安红出现在人流之中，美丽的面孔在人群里非常显眼。她体态优美，穿着既时髦又得体，是一个年轻生动的女孩。在她的身后，一个长相普通的男人紧紧地跟着她，这个人就是赵小帅，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前面的安红，生怕她突然在眼前消失。看样子安红对小帅并不陌生，她只是不愿意搭理他。

小帅跟在安红的后面，两人一前一后走过大街，乘上了公共汽车。

在车厢里，两人脸看着窗外，握着把手，小帅几次凑上前想跟安红说什么，安红都不予理睬，冷眼相待。

“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小帅凑在安红耳边，很认真地说。

“我不缺你这顿饭！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过去的都过去了，我现在已经有人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他是他，我是我。你不是还没结婚吗？”

“离我远点！你是不是想等我骂你呀？”

“骂人多不好。不过你愿意骂也行。”小帅这时只是盯着她看，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真没劲！”

安红在一个汽车站下了车，继续往前走，小帅紧随其后，有一种穷追不舍的劲头。他的样子显得固执，难缠。他的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追求女孩的方式很特别。

## 2

小帅跟在安红的身后来到了一个居民区，眼见着安红一拐弯就迅速地消失了，她很聪明地在这儿甩掉了他。

在这个三面有楼的居民区内，小帅停下来了，他不知道安红住哪一楼的哪一层，他站在那里环视着，一时显得非常茫然。

他站在那儿仰起头朝楼上的一些窗口瞭望着，脸上带着一种搜寻和期盼的神情。

“收旧书旧报旧杂志喽！”

一个收废品的小贩出现在这里，他仰着脸四面喊着，他喊叫的声音非常响亮，他的三轮车停在那儿，“收旧鞋旧衣服旧家具喽！”

两人相距不远，互相看了一眼以后，小帅就凑上前去笑着对他说：“嗓门够亮的啊。”

小帅递过去一支烟给小贩，明显地想套近乎。小贩摆了摆手，有些警觉地望着他，搞不清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小帅的样子让他本能地产生了一种畏惧感。

小帅把自己的烟点着了，吸了一口，又吐了出去。

“我说你干这个一天能挣多少钱？”他尽可能让自己显得亲切一些。

“没多少，也就十块二十块。”小贩很谦虚。

“这样吧。”小帅的目光扫视着小贩收来的那些旧东西，从衣袋里掏出了五十块钱递过去，“这个给你，你替我喊个人。”

小贩疑惑不解地望着他，没敢去接那钱，“喊什么？我可不会骂人。”

“谁叫你骂人了？”小帅把钱往他的手里塞着，“我就是想让你替我喊一个人，我这几天嗓子不太好，喊不出来。拿着，一块钱喊十声。”

小帅使用的这套雇人做事儿的办法既大胆又可笑。

小贩手里拿着钱，还在犹豫着，“你的意思……我得喊五百声？”

“你怎么这么笨呢，把人喊出来不就行了？”小帅这时坐在了旁边的马路牙子上，继续吸着烟，很洒脱的样子。

这时小贩乐了一下，那样子好像刚谈成了一笔有赚头的生意，他把钱收了起来，探过头问道：“喊什么？”

小帅随口说道：“你就喊‘安红’，我要找的就是她，记住，是安全的安，红太阳的红。”

小贩四下看了一眼，然后照他说的喊了起来，他一声一声地对着楼上叫喊着：“安红！安红！”

这人的声音听起来果然响亮，整个这一带居民区的人都听得见。

小贩伸着脖子在那儿喊的时候，小帅坐在那儿仰起头朝楼

上看，有一种坐在一边看热闹的高兴劲。

喊过数声以后，十五楼的一扇窗子打开了，安红脑袋远远地在窗口露了出来，她在朝下面打量着。

这时小帅在小贩后面冲她笑着不断地招手，表情亲切，满面春风。一看到小帅在那儿，安红迅速地关上了窗子，脑袋缩回去不见了。

小贩转过头来问小帅：“是她吧？还喊不喊？”

小帅笑着说：“继续。”

小贩又喊了起来，一声一声的特烦人，他这一喊有不少人朝这边看，楼上的窗子也有人探出头来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安红的窗子再也没有打开。

“等一下，”小帅对小贩说，“再加一句，这回喊‘安红，我想你！’”

小贩这时转过头来，一脸为难的表情，“这个我可喊不出来。”他很尴尬地笑着，“喊这个我有困难。”

“怎么啦？这有什么？你是替我喊，又不是让你去想她，喊！”

小贩缓缓地转过身去，试着喊了一声：“安红……我想你。”当他喊到“我想你”这三个字时，声音明显地有些减弱。

“大点声！”小帅在他身后命令道。

小贩索性闭上了眼睛，开始放声地喊了起来，他的速度加快了，有些急于完成任务的意思。

“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

他这么喊的过程中，每当喊到安红的名字的时候，声音就高了上去，喊到“我想你”的时候，声音就明显地落了下来，接着再高上去，再落下来，风格很不统一，他就这么忽高忽低地喊着，这种喊法听起来很怪很滑稽。

终于楼内有人走出来了，是两个年轻的男人，他们对小贩

的这种叫声非常不满，出来制止。

“叫魂哪？喊什么乱七八糟的？嗯？”一个男人气势汹汹地冲着小贩就过来了，“赶快滚！”

小贩转过头去看着小帅怯生生地说，“是他让我喊的，我是替他喊的。”他在推卸责任。

小帅这时站起来了，“怎么了？谁不让喊？谁？”

那两个人立刻转向了小帅，“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其中一个人对小帅说。

“你才有病呢。”小帅的眼睛一下子立了起来，他用手指着那人说，“你再说一句我听听？”他的态度很蛮横，一副不服气的准备开干的样子。

“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你。”那人也不示弱，凑了过来。

小帅冲过去挥手便打，那人躲过，这时旁边的另一个人过来推了他一下，“干什么你？在这儿扰乱社会治安你还有理啦？”

小帅反过来也推了那人一下，“滚你妈的蛋！”此时小帅的气焰明显地有些嚣张。

就在他们推推搡搡的时候，那个小贩急忙推着自己的三轮车仓惶而去。

眼看着这几个人要打起来了，这时一个年纪较大一些的人过来了，“算了，算了，”他推开了小帅，“喊了这么半天，人也没出来，可能不在家，换个时间再来吧，走吧走吧都走吧。”他把这几个人拉开了。

小帅一边走一边回头用凶恶的眼光看着那两个与他发生争执的男人，看了好几眼。最后他还是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 3

第二天，小帅出现在一家器材商店里，他手里拿着一个扩音喇叭，正一脸认真地试着效果。

“喂喂喂。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他的喊叫通过喇叭传了出来，声音很大。

“你再给我拿一个试试。”他要求再换一个看看。

营业员又拿了一个给他，小帅对着喇叭又一本正经地说了起来：“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

小帅这么说的时候，店里的人都在看他，他很得意地笑了笑，满意地说：“行，就它了。”

小帅游游逛逛地出现在大街上，他朝着安红所在的那个居民区走去。

## 4

路过一个立交桥的时候，小帅看到有黑乎乎一大片几百个外地民工模样的人坐在那里，其中有人挎着背包，还有一些本地的居民走来走去地跟民工谈价钱，这些民工的脚下放着各种工具，有一些写着“装修打家具”之类的牌子。这些人在马路边上排成了一溜儿，等着揽活儿。

小帅探头探脑地从他们身边走过，这时一个人站起来问他：“大哥打家具吗？”听口音不是本地人。

小帅提着个喇叭一本正经地问他：“哎，我问你，你们这里谁的嗓门最大？”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这些人。

“他！”一个民工笑嘻嘻地指着另一个穿着一身窝窝囊囊破

西服的人说，“警察一来，都是他喊。”

小帅走到这人的身边，手指头勾了勾，示意那人站起来，“给你找个活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来，“到前面那地方帮我喊个人。一块钱一声，喊五十声。”

那人听了很乐意很踊跃的样子，他刚要接钱，小帅把喇叭递了过去，“你先喊一声我听听。”

民工接过喇叭，酝酿了一下情绪，然后就以惯常的方式，对着市场的小贩们大喊了一声：“警察来了！”

这个民工喊得很卖力，声音很响，他这一喊，一些无照打工的民工以为是真的，顿时乱了阵营，纷纷作鸟兽散。

## 5

小帅带着民工来到了居民区，来到安红的楼下，又站在了上次的那个地方。

“我说一句你喊一句，”小帅对民工说，“要喊出你的风格和水平。”他在教民工如何操作那个扩音器，“手按在这儿，别松开。”

“中。”民工笑呵呵地答应道，“喊什么？”他的态度很积极。

小帅又坐在了马路牙子上，神态悠闲地点上了一支烟。

“先喊‘安红，我想你。’记住，安全的安，红太阳的红。喊五遍。”

民工提着喇叭喊了起来，声音非常响亮，与他在市场那儿的声音不相上下。这个人挺大方的，不像第一次的那个小贩那样扭怩。

喊过五遍以后，他转过头来问小帅：“还喊什么？”

“安红……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小帅又给了他一句词

儿。

民工乐了一下，转过头又冲着上面喊了起来，结果他把这句话喊成了，“安红……我想你想睡觉！”

小帅马上站起来过去予以纠正，“你怎么瞎喊？不是睡觉，是睡不着觉。你弱智啊？重来！”

民工傻笑着，“这句不算，这句不算。”

民工的手这时还死死地按着键，两人说的话也通过扩音器传了出来，附近的人都听得见。

几个看热闹的人在一边莫名其妙地远远看着。

“你先练习一遍我听听。”小帅看着民工说。

“安红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民工很认真很小心地重复着这句有点绕嘴的话。

“这回对了，就这么喊。”小帅又坐了下去，“喊十遍。”

民工照小帅的意思大声地喊着，喊得非常认真，很卖力气，他粗犷嘹亮的声音在这片居民区回荡着，不少人都从窗户探出头来看。有人愤怒地挥着手喊着什么。

小帅坐在那儿很得意地扫视着这些居民的脑袋。

正当民工喊得很来劲的时候，一盆脏水从他们背后楼上的某个窗口泼了下来，两人的身上都被淋湿了，样子一下子变得非常狼狈。

民工的声音立刻消失了。这里一下子显得非常安静。

这时小帅忽地一下站了起来，他仰起头，冲着上面喊叫：“谁泼的水，还他妈讲不讲点道德？有能耐你把脑袋伸出来我看看！”

“不喊了，我不喊了。”民工这时一边整理着衣服一边把喇叭递了过来，“人家有意见，有意见。”他开始打退堂鼓了。

“喊！”小帅对他瞪了一下眼睛，“你不要钱了是不是？”

民工无奈，只好提着那个喇叭再喊，不过这一次他的积极

性已经明显削弱。

“安红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民工怯生生的声音通过喇叭传了出来，其声音比刚才明显地缺乏激情。

小帅这时示威似的站在那儿，朝刚才泼水的这栋楼上看，目光中充满了挑衅之意。

“把嗓门放开了喊！”小帅鼓励道，他又掏出了五十块钱塞到了民工的手上，“我在一边看着，看谁还敢跟我起刺儿！”

民工接过钱以后果然来劲了，声音立刻恢复了原来的水平。他响亮的声音又一次在这里回荡起来了。

这时几个男人从楼里出来了，后面还有一个戴着红袖标的老太太，这些人都是一副愤怒的忍无可忍的样子。

“还有完没完？”一个男人上来一把就夺下了民工手里的喇叭，并使劲推了他一下。“怎么这么不文明？”

小帅这时怒气冲冲地又把喇叭夺了回来，“你算干什么的？”

这几个人立刻又冲着小帅去了，把他围在了中间。

“你成心捣乱是不是？”有人在指责他，“我看你是欠收拾了吧？”

“你说谁呢？”小帅认出了这个男人就是昨天那两个年轻人中的位，他推开别人，冲着这个人就去了，有些拦都不拦不住的意思，“你说刚才那盆水是不是你倒的？”

此时小帅已经拉开了架子有马上就开练的意思。

几个人开始吵吵嚷嚷地推搡起来，小帅的气焰显得非常嚣张，一副无所畏惧、置生死于度外的模样。

在不断推搡的过程中，有两个人上来架住了他胳膊，他已经动弹不得，接着就有人对着他当胸推了一下。

“谁动了我我都记着，一下。”他对那个推他的人说。

小帅目前这样子无法还手，但他依然努力挣扎着，并威胁